紀念我們這個年代，在台灣，在台大，一個傳奇的鬼才，張永京（1956, 06, 01~2019, 04, 16）

作者: 02、林青蓉（感謝林青蓉打開已經封存的記憶體）

1974年，我高三的時候，哥哥林益考上了台大農工系水利組。逐漸地，「張永京」常常被提及，他是哥哥大一班上的好朋友。

次年，我考上了台大政治系國關組。政治系美女多，有各種小團體．因為團結力量大，一方面走在校園引人注目，另方面三人同進出是很好的煙幕彈和擋箭牌。任何人前來搭訕，都不會立即被貼標籤「死會」。

我那時候和曹培珊、葉達仁，孟不離焦，許多人對她們二位有意追求，卻不易找到落單時可進攻的機會。我雖然對大一必修政治學提不起勁，但是成績攸關轉系，不敢掉以輕心。認識班上同學後，有一天發現了新面孔。此人塊頭大，很友善地和「我們」交談，原來他就是久聞其名的張永京，既然是哥哥的好朋友，我們對他戒心頓失。

不是政治系學生卻來旁聽，顯然是真有興趣。上了幾堂課，同樣是振筆疾書，我為考試，他應該是真做學問吧。有一天上課，他傳了幾張紙過來，乍看數頁龍飛鳳舞的字，字跡之美令人讚歎。再定睛仔細讀，哇，是情節起伏的武俠小說耶。和當時流行的古龍小說相比，出場懸疑的架勢一點都不遜色，只可惜他牛刀小試就收手，否則永京會多一項頭銜「業餘小說家」。10年後大家在南加州聚首，林青蓉拜讀過他繼續寫的武俠小說，藉著虛擬主角針砭時事，言詞犀利，筆名「張保元」，問為什麼用此筆名，他說「沒人會盯著5歲娃兒」。如果仍然找得到手稿，未來可以開「永京文物展」，讓大家回味永京的另一面。

大一結束，我們三人順利地各奔商學會計、商學銀行，及經濟系。聽哥哥說張永京瞞著父親申請轉政治系，他阿姨是我大一英文錢迦明老師，張伯伯眼線多，學校發現張伯伯並未真正同意，張永京兩年後農工系畢業。

許多年以後，我問永京「當年你是來修政治學？還是希望近水樓台把妹來著？」，他給了我一個標準的「嘿嘿嘿」，笑而不答。

1980年我到南加大唸會計，1981年拿到學位開始就業，哥哥去參加永京的婚禮，給我看喜帖，新娘居然是我復興小學畢業後就沒再見過的翁韻華。永京每次出擊都像丟炸彈。包括他申請到Berkeley唸水利工程碩士（許多知道他大學GPA成績的同學心理不平衡：怎麼可能？註：經考證，是他自己寫的推薦信及GRE滿分的結果，他雖分享多人那次完全猜中的考古題，卻只有他自己熟讀。其他人不信邪看到考題才捶胸頓足。至於英文推薦信，比真的還具說服力。）以及娶到貌美如花的翁韻華（怎麼可能？）。有拈花惹草潛力的張永京，如此早婚，出人意表。後來問永京「你怎麼這麼快就娶到如此美眷？」（我其實想用的是「騙」這個字），他還是給我一個標準地、賊賊的、老神在在的「嘿嘿嘿」，笑而不答。

他們婚後立即從北加搬到南加，永京在County任工程師。兒子張保元不久旋踵而至，永京結婚生子跑在所有人前面，他的孩子後來自然成了孩子王．大人們家庭聚會時，保元帶著老潘明菁的Eric，欽華媛珍的Carolyn，明仁玉玲的Billy，復國斐斐的Tiffany，我家的Stephanie，在他們家瘋著玩。永京也冷眼旁觀了我們這些留學生男男女女的感情起伏到成家生子，落後他好多步。

我預期他會走桃花，因為他女人緣極佳，很少男士周遭環繞這麼多女性友人（還都是美女）卻沒出現蜚短流長。他在婚姻這條路，可是始終如一，不鬧花邊，沒有緋聞，腦袋中裝的都是別人的秘密，自己卻是不沾鍋的絕緣體。我認識他超過40年，除了翁韻華，居然想不出他還和哪位女生交往過，也沒聽說他心儀過誰。選妻生子之精準講效率，在我心中，哥哥同學就屬他第一名。

如果男士的風流倜儻是以交過的女友人數來評估，那，張永京在許多美女心中都非常安全，是聆聽給意見的好對象，完全沒有公親變事主的危險。永京，這是褒？還是貶？他肯定會給我一個標準的「嘿嘿嘿」，笑而不答。

男士女生大腦結構不同，張永京的思維卻能橫跨兩性，男士喜愛的話題，女士會唸的事物，他都能接口，都有耐心聆聽。涉獵之廣，上通天文下達地理，時事、政治、科技、小道密辛八卦，什麼都能扯。和永京保持聯絡是我們增長見聞很重要的充電來源。

永京小時候在美國唸過書，英文底子好，腦筋動得快，能言善道，外加個性隨和，來者不拒，大而化之，不拘小節，不慍不怒的身段造就了朋友遍天下的傳奇人生。他後來成為兩岸三地的紅頂奇葩。說他可以見到習近平，我也不訝異。認識他的人一定不會認為我這樣的形容是浮誇。

他一直醉心政治，1992年出馬競選Hacienda Heights(哈崗)的市議員，真的如願選上，奈何成立Cityhood的投票沒通過，否則他真的成了美國政治人物，美國政壇不知會被他的創新點子影響成什麼樣。那次選舉也算圓了永京年少時的夢，證明了只要他想做，沒有什麼不可能。

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點子王。和翁韻華是絕配，永京熱情好客，韻華能迅速變出不輸餐廳的佳餚，還保持光鮮亮麗，自己跟著大夥哈啦。上帝揀選了永京，讓他拔頭籌，率先組織家庭，服務南加一干單身男女。他們在哈崗的家曾經是每個週末最受朋友歡迎的去處。友人絡繹不絕地進進出出，有吃有玩，華人訊息大交流，大人小孩各取所需，最重要的是沒有把他們家弄亂要清理善後才能離開的壓力，主人夫婦對「亂」的定義有志一同。

後來大家因為就業換跑道、各自有家庭，不再定期聚會。但是只要老朋友見面總是交換南加朋友們的最新動向，永京是非常重要的消息集散樞紐。

南加州朋友陸續回到台北發展，好一陣子沒永京的訊息，有一天忽然在報紙上看到他的新聞，原來他也回到台北進了期貨界，打個岔，我們這些從南加回台的返鄉鮭魚，毫無台灣職場經驗，也不可能從基層幹起，張雅清剛好有位表哥求才若渴，只要是表妹引薦，都延攬入閣，所以我、林青蓉、張永京回台第一個工作都在永昌，不是科班出身的張永京職位卻最高(真能吹！)。從此過水成功，改頭換面，後來甚至當上中華民國期貨公會理事長，讀了他的簡歷，工程師養成過程如船過水無痕（一定是太豐富了，稿擠不得不忍痛省略），儼然財經起家。我和林青蓉面面相覷，太猛了，要不是我們認識他，真要以為是另一個同名同姓的人。

離開期貨界後他轉進大陸，政經人脈亨通，再一陣子，又轉回台灣投信業當基金公司董事長。我們還在同一個公司蹲馬步，他已經轉換數個公司，都是空降當總經理或董事長，行業涵蓋落差甚大，看得我們眼花繚亂。有的時候，我真覺得他應該付我們這些老朋友封口費，要盡量忍住不洩他的底很辛苦。

他可以隨手拿起樂器立即彈奏得有模有樣，可以不看譜（他說自己根本看不懂五線譜）就將聽過的曲子憑印象表演得像練過許久一樣。他的個頭高人一等，往來好友也包括多位台大籃球校隊成員，就因為這樣，我常被問到：「張永京？是不是台大籃球校隊那位？」據我所知，他外表很像運動員，但是不會打球，沒運動細胞。對了，就是這個「看似」，回顧他的人生，做啥像啥，就連不做，光用講的，都可以把死人吸引到眼睛發亮活過來聆聽。

永京的手非常巧，除了寫一手漂亮的字，能畫能勞作。有一年我們家兒子萬聖節的costume擠不出花樣，他立即用廢棄的紙箱做了個太空機器人的頭罩連服裝，有許多口袋還有天線，替我這一個人在台灣照顧孩子的媽解除了危機。

永京還有一個不算秘密的特點。他有耳背的問題，聽力不佳，如果誰曾經得到他讚賞「演講/歌唱/彈奏很精彩」，可以知道他真是個「好人」。

問我想到永京，會想到哪幾個字，「混、參、蓋」立即出現在腦海中，他能將這些高EQ的生活技能提升層次（不浪費在我們這些不懂欣賞的朋友身上），淋漓盡致地發揮在穿梭兩岸政壇高層，牽線兩岸企業老闆。

永京的人生多彩多姿，不斷變身，政府單位工程師、地產開發商（買地蓋屋分別出售）、速食餐廳老闆、政治家、投資人、財金大老（當我們知道他當上期貨公會理事長時，林青蓉說：「以後我們要改口叫他京公了．」傳神！）、企業家、……。絕大多數的上班族一個時期只能專注單一領域，他卻可以同時具備多重身份。一般人職場專業定型後要換跑道有高度門檻障礙，他卻好像行駛平面道路，切換自如，游刃有餘。北京、天津兩地跑，涉獵的行業，鼓吹別人做的、自己投入的、替人牽線的、擔任顧問的、……，我們只能張口結舌地聽他描述腦中所醞釀源源不斷的商機。據說他曾經想建立一個全新的期貨交易所，計劃從他口中而出，聽者居然不覺得是「癡人說夢話」。我和林青蓉常被問：「張永京現在在做些什麼？」，別說他當下處於何境界，就是過去走過什麼我們都說不清，太多了，我們要消化聽懂都難，遑論轉述。囁嚅片刻最後答案總是「你最好自己問他」。他回到亞洲真是如魚得水，名片上的頭銜落落長。如果留在美國，確實暴殄天物。

一段時間久未聯繫，永京忽然又露臉召集老友聚會，我和林青蓉總是翹首以待，等著他發佈新成果。就像變魔術，人生累積的成就更上一層樓。他的一言一行，極具煽動力、吸引力，絕對能洗腦，讓女生都看不見他的長相（張永京，我是在稱讚你啊，以後再見到，不要打我，朋友不敢說的，我都承擔了），這是旁人在羨慕他時最勵志的地方。啊！37年後謎底終於揭曉，他就是這樣追上超級大美女翁韻華。我們都還在挑三揀四時，就我們京嫂慧眼獨具，以身相許，斷了其他人的機會。對，他如果組織金光黨，有一天成了總統，我也只會佩服地五體投地，完全不驚訝。他絕對有這樣的領袖魅力（charisma）及騙死人不用錢的本領。

宰相肚裡能撐船，沒聽他數說過誰，我們覺得可能會得罪他的話語，他卻像大哥哥一樣一笑帶過，好像在說「孫悟空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，隨你們鬧去」。相信對於我的真心描述（未必是全部實情，我是瞎子，只摸到永京的小腳趾），他也會一笑置之。

我喜歡替老朋友牽線復聯，因為年輕時的交往少了算計，多了患難與共。別人恭敬稱呼「京公、張董」，是「京粉」，我們卻是正宗老朋友，交情硬是不同。這樣的身份關係才是無價。

2016年中，當永京告訴朋友們他生病了，我們還在緊張中，他卻很輕鬆地和我們慶生。再一陣子聽他說病好了。看他仍然兩岸遊走，真是個奇人。

後來他陸續給大家看近照，清癯了許多，但是仍然精神奕奕，笑談人間。

4月16日他在睡眠中離開家人朋友，走下舞台時一樣讓我們看到他的獨特。

永京雖然開始是哥哥的朋友，但是後來在南加州，回到台灣，40年，早就成為我們林家兄妹及吳家上上下下的朋友。謝謝永京總是招呼著我們，隨時伸出援手，我知道我們還會再見，等到那一天來臨，我們又可以向永京討教這段時間的經歷，想必又會跌破大家眼鏡。

我想永京現在正笑看我這井底蛙，一輩子沒看透他的能耐。

僅在此代表家人感謝人生有永京這位好朋友相扶攜。

望此文能博君思念中之會心一笑。

永京在天上也得意自己活出無人可比擬的燦爛一生。他將隨著紀念基金跨過百萬邁向千萬，永遠感受著我們對他的愛。

2019年4月26日

附錄：

1985. 12. 21 Alhambra, CA

https://youtu.be/6Zwq9mgIBUk （永京的錄影機，7:30 處開始換曾惟真執鏡，有永京及家人）

<iframe width="560" height="315" src="https://www.youtube.com/embed/6Zwq9mgIBUk" frameborder="0" allow="accelerometer; autoplay; encrypted-media; gyroscope; picture-in-picture" allowfullscreen></iframe>

以上是爆料版，可以濃縮成歌功頌德版。